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
## 第十四回 破幻法一句真詮 妙禪機五空覺悟

卻說道人說了日前過去的幾位道眾，又誇自己有幾件法兒。尊者見他弄幻術，以石化鵲，便付道：「這起人聚會講法，必定是方才那石化鵲的術兒。卻又說日前過去的道眾，想也是走方耍戲、撮桶子的。且問他個明白，方好度他。」乃問道眾：「有幾件甚法，貧僧們卻不知，可見得麼？」眾道答道：「長老有甚奇妙法術，請試演幾個我們一看。」尊者道：「貧僧卻不曉得法術，只知誦唸經文，化緣行度。」眾道說：「誦唸經文，我等全曉。化緣是長老的疏頭，行度卻是何法？」尊者道：「比如道眾會法，貧僧就會隨你法類行度。」眾道說：「隨類而度，可礙我法？」尊者道：「只恐貧僧行度，你法就不靈。」眾道說：「這等講來，卻比那法裡通法又高出一等。」尊者便問道：「如何法裡通法？」眾道說：「日前有幾個道友過此，我等行一法，他便推廣一法。如大海汪洋，乃我等演出的法，他就海中咆哮猛虎。我等演出大火烈焰，他就火裡盤旋蛟龍。」尊者道：「這何足奇！若是貧僧，虎裡還有水，龍裡還有火。」眾道笑道：「長老這是何說？」尊者道：「水原還水，火原還火。但使水火各安，莫叫彼此爭勝。」只見一道說：「長老誇張，隨口答應，我等既學習了幾分法裡法，便演出來，看他們如何抵對？」尊者聽得，乃向元通耳邊說了一句真詮。元通點首道：「謹領師旨。」這眾道中一人說道：「長老，我如今先演一法，你卻莫要心慌。」元通答道：「貧僧不慌。」只見那道人人口中唸唸有詞，頃刻天昏地暗，烈風暴雨，轟雷掣電。眾道一面誇揚好法，一面心驚膽顫起來。尊者閉目靜坐，那雷電直近元通身來。元通只把左手一張開，頃刻風雨靜息，依舊白日。又一道人，口中也唸唸有詞，頃刻狂風大作，黑霧漫空，見幾個兇神惡鬼，手持軍械枷鎖，直奔元通，若似捉拿之狀。元通卻把右手一張開，頃刻兇惡消散，依舊青天。二道方演了兩法兒，皆被元通破了，便拜跪在尊者面前，說道：「老師尊，我等已知你神通高大，只求你方才與高徒耳邊說的一句，不知是甚話。我等法術，入火不毀，入水不沉，怎麼到得高徒身邊，只見他把手一張開，法便解散？」尊者答道：「貧僧閉目靜坐，便就是妙法，也未嘗見。若是附耳一句言語，問我元通徒弟自知。」二道方跪在元通面前，求說明張開手是何法。元通被二道乞求不過，只得把手張開與二道一看，那左右手心中，卻是二字。道人齊來觀看，墨跡未乾，乃「忠孝」二字顯明手心。眾道不解，齊向尊者說道：「求明附耳一句話說。」元通忙答道：「列位道者，何必深求！我師父附耳一句，叫我徒弟應答眾法，只鬚髮見一個正大光明心腸。小僧想來正大光明，莫過忠孝，一時便填寫手心之內，卻也不知怎便解了妙法。」二道聽得，頓首說道：「忠孝二字，果是正大光明，連我等法也破了，又何必結社做會？只是有一件，拜求師尊說明了罷。」尊者道：「何事又要說明？」二道說：「為官的須要盡忠，有父母的須要盡孝。我等鄉村小民，哪裡去盡忠？久失雙親，哪裡去盡孝？」尊者不答。二道叩問不已。尊者道：「還去問吾徒。」二道乃問元通。元通笑道：「何必為官，豈拘親在？與人謀盡己即忠，終身不忘於親即孝。」二道點首。尊者乃向元通說：「和尚家何必曉曉啾啾、講文說理，入了學士家風，為此耳提面命？只就你手內二字，任他百種幻法、萬句經文，都叫他遠退千里。」眾道齊齊拜謝，半字也不敢說會使法了。

尊者見眾道了明正道，方才問：「日前何處道眾路過貴方？能演甚法裡通法，誤了列位向道之心？」那石化鵲的老者，便道出梵志師徒的行徑。尊者聽得，說道：「貧僧離了印度國中，正要普度化緣，可不知何處遊方行教，不做修行實果，敗壞玄門釋教！貧僧本當住此，與眾道講究玄理，只恐旁門惑亂正宗，少不得前行開導。且問道友：這眾道從何處去也？」眾道說：「去日已久，趕恐莫及。只是他要尋大檀越施主，前往勢裡行去。」尊者聽得，便辭眾道，欲投勢里路走。眾道苦留，要做個課誦功果，尊者只得留住。道人中有一個老者問道：「師父，我見幻法無用，一心要拜投你做個師父，與我弟子剃個光頭，披師父這件衣服，隨你方外化緣。只是一件，我年過六旬，恐已老邁，若是師父不拒我這點真心，收做個老大徒弟。」說了便跪拜在地。尊者忙扯起老者來，說道：「出家，在家，總是一件道理。年老，年少，不過這點真心。你老人家，若把三惑輕看，便就五空不擾。剃這幾根短白頭毛何用？披我這一件破縑布衲何為？」尊者說畢，只見眾道說：「師父，你便收這老徒弟也好。這老者生有五六個子女，俱各自衣食，一個也不供贍他。他每每要包個布巾出外求食。」尊者只聽了這幾句話，便動起慈心，說道：「你眾道叫貧僧收他做徒弟，卻帶他去不得。我們饑餐渴飲，曉行露宿，老者如何行得？」眾道齊聲道：「若是師父肯收他，我等各捐資財，啟建一座小庵，與他出家。況我這地方，只因好弄法術，故此無個庵廟。尊者依允，便與老道披剃出家，揀個良辰，修建善事。一時傳到鄉村大家小戶，都來佈施。尊者師徒為此多留旬日。只見眾道說：「師父，既收了徒弟，也當與他起個法名，受他個戒行。」尊者聽了，乃道：「我前說他老人家若把三惑輕看，便就五空不擾。可叫做法名『五空』。這三惑，即是戒行。」眾道不解，求尊者指明。尊者乃說一偈：

酒色財三惑，雖然老者輕。  
尚有未了者，五蘊怎空清？

按下尊者與老和尚起名受戒。且說梵志師徒，聽了往東百里村鄉有大頭腦人家，便躡步前行。到得村口，問人地名，指說勢裡，就問通神廟。村人指道：「前轉彎，後抹角，自知廟所。」梵志聽了，同眾徒找路走來，果見一座廟宇，在那勢裡鬧處。正走間，遠遠只見一個僧人來迎接，道：「列位師父，是投小僧廟裡來的？遠路辛苦，小僧有失遠迎，得罪得罪。」梵志聽了，一面答謝，一面與本智說：「這僧卻有些古怪，怎麼先知我等，遠來迎接。且到廟中，再查他來歷。」入得廟中，參禮聖像，即與僧人稽首。梵志便問：「師父法號？」僧人答道：「小僧法名妙虛，在此通神廟出家已久。」便問梵志師徒名號，梵志一一答知。反問妙虛上人，往來的施主何等名第。妙虛一一說出，盡是些富貴高門，這就欣動了梵志們的心腸。卻說這勢裡高門大戶，第一有個趙一品，第二有個錢百萬，卻常與妙虛講究，也只因這和尚有些道術。一日，正在家閒暇，思欲到廟走走，忽家僕報道：「廟裡來了幾個非僧非道之人，狀貌不凡。」趙一品聽了，即傳與錢百萬知道。他兩家來廟，便引動多人，內中也有富貴的，也有貧寒的，入得廟門，妙虛長老只向那富貴的趨迎，把貧寒的怠慢。梵志見這光景，便也動了勢利心腸，向那趙、錢起敬起畏，把貧寒的藐視不睬。卻不知本慧、本定原是個豪俠少年，出家隨行梵師，並未曾見這勢利態度，今偶然見了，兩人暗說道：「原來梵師尋問大頭腦只為勢利。勢利二字，豈是修行出家本意？我們既為他弟子，怎好參破了他？不如試一個小法兒取笑。」正在妙虛敬那富貴的之際，慢那貧寒的之時，他二人看他情景，便使出一法，只見一個寒士坐在堂中，衣衫襤褸，面貌慘淡，眾不為禮。被本慧把手從外門一指，本定袖中扯幾塊碎紙飛出，頃刻，門外車馬僕從填門，擁入廟堂，見寒士跪倒，口稱：「奉印度國王旨令，幣聘先生，入朝講道。」這朝士便更衣冠，那眾人陡然刮目，趙、錢二家乃近前盡禮，那廟主何等樣奉承。只有梵志見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徒弟，饒人不當如是，夠了夠了。我師父倒受你教誨了。」賽新園也笑道：「一家人算一家。」巫師說：「這叫做師不明，弟子拙。」本智道：「師怎不明？弟子怎拙？」正講笑處，只因一笑，那法便解了。車馬僕從頃刻無蹤，寒士情形依然傍坐。

眾人正疑，妙虛陡然發笑道：「原來梵師高徒捉弄妙法，貧僧也知一二。」梵志道：「妙虛師父，你既知一二法術，我徒弟們便也與你賽個玄妙。」妙虛道：「小僧試演一法。」把口望香爐吹了去，只見那爐煙騰起半空，化成紅霞萬道。這裡本定也把口望空吹去，只見狂風大作，把紅霞刮散。本慧把衣袖一指，頃刻只見堂前變成一沼紅蓮。妙虛也把袖一指，那沼內紅蓮盡化作錦雞飛去，原是廟前階地。妙虛卻又喝一聲：「金刀子何在？」只見廟堂屋內，飛出兩個紫燕，雙飛雙舞，漸漸飛近本智頭上，化成兩把刀子，去剃本智鬚髮。本智也不慌，便叫一聲：「葫蘆兒何在？」只見天井中葫蘆架子上，跳下一個大葫蘆，直去撞那妙虛的頭。妙虛也不忙，叫一聲：「金刀子，快快剃他鬚髮！」本智也不急，叫一聲：「葫蘆，著實撞他頭腦！」眾人看見，齊聲喝采。也有那眼乖的，只看見剃鬚髮；也有那近觀眼，把耳聽，只聽得撞頭聲。笑得個趙一品、錢百萬隻叫：「好手段！收了罷，莫當真剃光了！」眾人有笑倒的，說道：「好神通！再變別項罷，莫要撞破光頭。」梵志見幾個門法，心裡也要弄個手段。妙虛卻早先知，只

叫一聲：「青鸞跨著一個道士來尋徒弟了！」只這一聲叫，打動了本智真情，駭倒了梵志舊念，把眼望空四方一看，哪裡有甚青鸞跨著道士！乃笑容向妙虛問道：「師父，你的法術固高，小徒們也鬥賽得過。只是你緣何叫出青鸞跨著道士來，搜出我們師徒的根腳。」妙虛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貧僧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。比如師父未來時，我便知你到廟前，故此離廟遠接。」梵志聽得，乃稽首請教，問道：「玄隱道士可來？」妙虛道：「來便來，尚早。只是我輩有兩個從後來。」梵志問道：「這兩個從後來何事？何人來也？」妙虛道：「禪機未可盡泄，小僧有幾句話兒，當作偈語，師父留驗。」說道：

相彼白毫光，騰騰高法界。

此際動王公，徒勞頂禮拜。

梵志聽了，不解其意，要妙虛說明。妙虛道：「貧僧受這法，未曾修到靈通處，只能說出，卻不能解。若能解，便成超凡入聖也。」梵志道：「比如前知小道來，又知青鸞事，這卻如何又說能驗？」妙虛答道：「小事則能。」梵志乃請教前途去事。妙虛只念這四句偈語。卻好趙一品見了梵志眾徒演弄幻法妙處，方才問梵志來歷。梵志乃說，修行實事，不在這設奇弄詭的法兒，卻要尋個大頭腦的外戶。趙一品笑道：「我便肯與你做個外戶，只是外戶也做了幾次，俱未成的。」錢百萬笑道：「要成的，我也千千萬萬了。」梵志聽了，也笑道：「一位也做不得大頭腦。」趙一品道：「你說我們做不得大頭腦，卻做個小施主麼？」梵志道：「貧道不求小施主。」一品道：「比如東印度國，有個左相，他執掌國度之綱，把握王侯之紀，此人可做得麼？」梵志道：「差不多可以做得。」一品道：「左相與我契交，我以一紙薦引，何難得個外戶。」梵志聽了大喜，當時便乞求一品薦引書簡。一品道：「薦書容易，只是法術再請師徒饒幾宗兒我等一看。」梵志道：「我門下法術頗多，哪裡演試得盡！」一品道：「有數目麼？」梵志道：「有數的，三千八百。」錢百萬道：「只求再試三兩件罷。」梵志聽了，便叫巫師：「你也有些手段，莫教空游此處。」巫師道：「弟子便演個金寶法罷。」把手一指，只見廟門外山崗，盡變做金山銀嶺。眾人看見，莫不歡欣鼓舞。惟有錢百萬面帶愁容，你道他為何愁容，後有猜著他的，賦一《西江月》說道：百萬貲財不少，此何山積饒多。顯他不顯我如何，怎得這山幾座？

趙一品見了道：「師父，你們既有這手段，何不收貯，自家做個大頭腦？」巫師道：「我這是眼前虛幻，沒用的。」一品道：「再求那一位試一法。」梵志便叫賽新園：「你也有些手段，莫使人笑你不能。」新園道：「小道便演個天人法罷。」把手望空一指，只見白雲天際，碧漢空中，現出玉橋金殿。眾人看見，個個稱奇道好。一品卻悶悶不言。你道他為何悶悶，後有猜著他的，也賦一《西江月》說道：

一品當朝極貴，榮華也有歸期，暗思昔日拜彤墀，今日閒居家地。

錢百萬見了道：「原來天宮景象這等榮華。我空有百萬，怎能夠腳踏金階，山呼舞蹈？」趙一品道：「我卻見過，不如你多得幾貫。」一時收了幻法。一品寫了薦書付與梵志，辭別妙虛，離了勢裡，望東前進。師徒們在路，只見三春花紅柳綠，許多遊人玩景，雖然異鄉花木，外國時光，辨理譯音，也有吟詩作句。梵志因也賦出七言四句。詩曰：

紅桃綠柳應春妍，粉蝶游蜂未許閒。

只有道人心緒淡，任教妝點兩眸前。